

海口閩語 VOC 結構的特點及來源

沈 冰ⁱ、林華勇^{ii*}

深圳職業技術大學ⁱ、中山大學ⁱⁱ

提要

海口閩語述補結構主要採用“述語 + 賓語 + 補語（VOC）”，顯著區別於普通話及多數漢語方言。本文系統考察該結構的句法語義特點、使用範圍及性質，發現其賓語限制較少、情態表達自由，整體處於由連動向述補演變的連續統中。通過跨語言比較與地理分佈分析，本文揭示海口閩語 VOC 與周邊壯侗語如臨高語高度相似，且在海南島內多種語言 / 方言中廣泛存在，已成為一項區域性語法特徵。研究表明，海口閩語 VOC 結構主要源於與壯侗語臨高語的深度接觸，海南地區的 VOC 是語言接觸導致特徵擴散的結果，而非古漢語隔開式的簡單存留。

關鍵詞

海口閩語，述補結構，VOC，語言接觸

* 林華勇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沈冰、林華勇。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普通話及大多數漢語方言表結果義的述補結構，¹ 如果出現賓語，語序一般使用“述語 + 補語 + 賓語”（VCO）。海口閩語² 的述補結構呈現出不同的特點，通常使用VOC結構，但也存在可接受VCO或只能使用VCO語序的用法。例如：

- (1) 我洗碗_{voc}（/*洗_{vco}碗）去嘍。（我把碗洗乾淨了。）
- (2) 伊食酒醉_{voc}（/*食_{vco}酒醉）去嘍。（他喝醉酒了。）
- (3) 擲許_{voc}物擲（/*擲_{vco}物擲）去！（把那些東西扔掉！）
- (4) 我聽清楚_{vco}伊講個話（/*聽_{voc}伊講個話清楚）嘍。（我聽清楚了他講的話。）

例（1）–（3）中的結果補語“澈_{乾淨}”“醉”“擲_掉”的語義指向不同，分別指向了動作的受事“碗”、動作的施事“伊_他”、動作本身“擲”。例（1）–（3）均可採用VOC結構，其中例（2）除了“食酒醉_{voc}”，也可接受“食醉酒_{vco}”，例（4）只能使用“聽清楚伊講個話_{vco}”。可見海口閩語的述補結構主要採用VOC，同時也存在VCO。

VOC結構的廣泛使用主要集中在廣西和海南兩個省區。關於這兩個地區VOC結構的來源，前人的研究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存古”說：覃東生（2011），劉丹青（2011），錢志安、鄒嘉彥（2006）認為廣西賓陽平話、海南三亞邁話等方言的VOC結構，是古漢語的隔開式（梅祖麟 1991）在現代漢語方言中存留的結果。二是“接觸”說：郭必之（2010b）認為這兩個地區漢語方言中的VOC，是語言接觸與語法複

¹ 漢語常見的補語類型有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狀態補語、可能補語、程度補語、時間和處所補語、動相補語。本文的考察對象是除了趨向補語以外的廣義的結果補語，包括結果補語、可表結果義的狀態補語及動相補語。將動相補語納入考察，基於以下兩點考慮：一是在語義上，動相補語通常兼有“結果”義，可看作廣義的結果補語；二是海口閩語的動相補語跟結果補語一樣，具有擴展形式，如可加“得”構成可能補語，如“做了_{做完} - 做得了_{做得完}”（參看吳福祥 1998）。狀態補語可分為描寫類和結果類（鄧思穎 2010 等），例如：

- (i) 他跑得很快
- (ii) 他們跳得很累

(i) 的“很快”用來描寫狀態“跑”的方式，為狀態類，(ii) 的“很累”表達“跳”到某種程度後呈現的結果狀態，屬於結果類。結果類的狀態補語我們一併討論。趨向補語能出現在賓語之後在漢語中普遍存在，並非海口閩語特色，且即使在海口閩語中，趨向補語的語序表現及規律與其他補語的差異較大，因此暫不考慮趨向補語的情況。此外，可能補語在海口閩語中雖也使用VOC結構，例如“伊（無）搬得許枚石母動（他搬得 / 不動那個石頭。）”，但本文主要關注的是由結果補語構成的述補結構。這兩種補語的使用特點，我們擬另文考察。

² 海口閩語為本文第一作者母語。本文未標示出處的方言點或民族語的語料由筆者調查所得。文中例句儘量使用本字，本字不明的用同音字或俗字替代。

製的產物，與中古漢語的隔開式述補結構沒有關係。楊望龍、史文磊（2022）指出海南閩語的 VOC 是接觸引起的語法結構重組。三是“存古與接觸共同作用”說：Lee（2016）、李惠琦（2017）、石村廣（2018）、曾綉薇（2024）等主張，由於與壯侗語的接觸，促進了隔開式述補結構在海南閩語中的保留。此外，關於此類 VOC 結構的性質存在不同的認識，如 Lee（2016）、李惠琦（2017）稱之為“連動結構”，郭必之（2010b）、石村廣（2018）以“述（動）補結構”來進行討論。³

以往的研究仍存在以下問題：一是雖已認識到海口閩語 VOC 結構能產性強，但其在句法語義上的特點及性質，有待細緻地考察；二是海口閩語既存在 VOC，也存在 VCO 結構，VOC 與 VCO 分別在何時使用有待討論；三是 VOC 結構在鄰近民族語中的具體表現，以及在地理分佈上的特點尚待揭示。四是關於海南閩語 VOC 結構的具體來源，學界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認為來源於黎語（比如李惠琦 2017；石村廣 2018），有的認為源自臨高語（比如楊望龍、史文磊 2022）。實際上，海南地區各語言 / 方言中 VOC 結構的來源不宜一概而論。

根據結構的內部語義關係和補語的語義指向，在曾綉薇（2024）分類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將海口閩語的 VOC 結構細分成五種類型：1）補語指賓型致役類，2）指主型致役類，⁴ 3）指賓型評述類，4）指動型評述類，5）指動型情貌類五類。⁵ 分別舉例如下：

- (5) a. 我洗枚盅澈去嘍。（我把那個杯子洗乾淨了。）【指賓型致役類】
b. 伊寫字乏去嘍。（他寫字寫累了。）【指主型致役類】
- (6) a. 今旦煮糜擠去嘍。（今天煮飯煮多了。）【指賓型評述類】
b. 望書久了頭顛暈。（看書看久了頭暈。）【指動型評述類】
- (7) 砍許叢樹攔！（把那棵樹砍掉。）【指動型情貌類】

³ 錢莫香（2002）稱為“兼語句”。“兼語句”可視作連動結構的一種特殊小類，但這一指稱只包括指賓型致役類 VOC，涵蓋不全。

⁴ 在這一類動結式中，使因事件（causing event）的主體與使果事件（caused event）的主體同指。儘管同指一個實體，但在致使關係中仍可區分出致事與役事。以例（5b）為例，“伊寫字”這一事件導致“乏_累”這一結果。致事是“伊寫字”這一事件，役事是“伊”（作為狀態變化的主體）。

⁵ 如石毓智（2010）曾將述補結構按照補語的語義指向，分為指賓補語、指施補語、指動補語；施春宏（2008）根據該結構的內部語義關係分成致役類、自變類、評述類三種類型，並指出致役類是更為典型的述補結構類型。海口閩語致役類、評述類述補結構可採用 VOC 結構，而自變類一般採用話題句表達，如“許條路變闊去嘍（那條路變寬了。）”，故本文對自變類不作考察。最近曾綉薇（2024）將海南閩語的 VOC 結構（原文稱為 VOR），分成補語指賓類（包括致使類和評述類）、補語指主類、補語指動類。因補語指主類同樣可表述語動作的發生導致補語狀態的出現或變化，在內部語義關係上與補語指賓的致役類相近，本文統一將其先歸入致役類然後再作細分，分成補語指賓型與補語指主型。另外，增加對補語指動型評述類的考察。

本文對海口閩語 VOC 結構的句法語義特點進行描寫，分析 VOC 使用範圍及性質，並在此基礎上將海口閩語 VOC 結構與鄰近的壯侗語臨高語進行比較，考察 VOC 結構在地理上的分佈，最後探討海口閩語 VOC 結構的來源。

2. VOC 結構的句法語義特點

2.1. 內部各成分

海口閩語 VOC 結構中的賓語由體詞性成分充當，其可容納多種類型⁶的賓語。人稱代詞（不限人稱）、疑問代詞、光桿名詞（包括普通名詞和專有名詞）、領屬結構及“指數量（名）”結構、有定“量名”結構等名詞性成分，均可充當 VOC 結構的單賓賓語。但無定的“量名”成分限制進入，加上數量成分後方可成立，且數量成分出現在表祈使的未然語境中，接受度大大降低。例如：

- (8) □ [mai³⁵] 遊遊講話，歇㗎儂拍我 / 汝 / 伊死去。（別隨便講話，等一下人家把我打死。）
- (9) 汝講汝想拍□ [dian³³] 誰啼咯？（你說你想打哭誰嘛？）
- (10) 先醫手 / 林明好了乃講嘍。（先把手 / 林明醫好了再說吧。）
- (11) 洗汝個衫澈去。（把你的衣服洗乾淨。）
- (12) 我掃許三間房澈去嘍。（我把那三間房掃乾淨了。）
- (13) 挽 [man²¹⁻²¹⁵] 躉草澈去！⁷（把那些草拔乾淨！）
- (14) a. 伊洗 * (蜀) 個盤澈去嘍。（他把一個盤子洗乾淨了。）
b. ^{??} 洗三個盤澈去！（把三個盤子洗乾淨！）

賓語還可以容納並列或是受其他成分修飾的複雜性名詞成分、關係小句。如例 (10) – (12) 可以說成：

- (10') 先醫手、骸、目 / 林明、高福、陳麗萍好了乃講嘍。（先把手、腳、眼睛 / 林明、高福、陳麗萍醫好了再說吧。）

⁶ 海口閩語的補語指賓型致役類述補結構，除語序表現外，大致相當於使成式（王力 1958），是最典型的述補結構。本節討論時主要以此類 VOC 結構為例來描寫，若其他類的 VOC 結構與之存在差異時，會另外進行說明。

⁷ 海口閩語有定“量名”結構出現在非句首，前字須變調。海口閩語有定“量名”結構的具體表現可參見沈冰（2021）。

(11') 洗許條紅衫澈去！（把那件紅色的衣服洗乾淨。）

(12) 我掃昨晡訂好個許三間房澈去嘍。（我把昨天訂好的那三間房打掃乾淨了。）

除了單賓結構，雙賓結構⁸也可充當賓語。紹興吳語 VOC 結構的近賓語限於人稱代詞，遠賓語限於無定量詞結構或數量結構（盛益民、朱佳蓓 2020）。而海口閩語 VOC 結構中的雙賓結構能出現的語類更多，近賓語可以是人稱代詞（不限人稱）、普通名詞、專有名詞、方位名詞，遠賓語可以有定的“指量名”結構，或無定的“數量（名）”結構，但遠賓語不能是無定的“量（名）”結構。例如：

(15) 伊鉸我 / 汝 / 伊 *（許）條索斷去嘍。（他把我 / 你 / 他那條繩子剪斷了。）

(16) 伊做老師 / 林明 *（三）支筆折去嘍。（他把老師 / 林明三支筆弄折了。）

(17) 伊拭牆上 *（許）幅畫澈去嘍。（他把牆上那幅畫擦乾淨了。）

補語指賓型致役類及情貌類 VOC 結構具有致使處置義，其賓語通常是有定或有指成分。⁹人稱代詞、領屬結構、“指數量（名）”結構、有定“量名”結構等均為有定成分。即使是光桿名詞，在此結構中也作有指解讀，如例（10）的“手”加上有定標記“枚 [mo⁵⁵]”，可將賓語明確有定化，自然度更高。無定成分如無定“量名”結構不能充當單賓語，如例（14a），對進入雙賓結構的遠賓語也有相似的限制，如例（15）–（17）。而補語指主型致役類、補語指賓及補語指動評述類的致使處置義較弱，對賓語的有定性要求也相應降低，如例（5b）、例（6）的賓語可由表無定、泛指光桿名詞充當。

海口閩語能作述語 V 的謂詞，可由及物動詞充當，¹⁰如例（8）–（17）的“拍_打、洗、掃、拭_擦”等。若非強調具體的動作，述語動詞可使用萬能的及物動詞“做_搞”。述語還允許不及物動詞如“啼_哭、笑、走_跑”，甚至是形容詞“辣”充當。例如：

⁸ 此處關於雙賓語的資格或存在疑議（張伯江 1999）。為方便與其他漢語方言進行比較，如紹興吳語 VOC 結構的近賓語限於人稱代詞，遠賓語限於無定量詞結構或數量結構（盛益民、朱佳蓓 2020），更好地說明海口閩語 VOC 結構對賓語語類的容納程度，本文暫以“雙賓結構”來進行討論。

⁹ 致使處置義的強弱可用普通話的對譯譯文作參考。補語指賓型致役類及情貌類 VOC 結構具有致使處置義，可用“把”字句對譯成普通話，而補語指主型致役類、補語指賓及補語指動評述類不能。現代漢語中“把”字句的賓語一般也要求是有定的、已知的人或事物（黃伯榮、廖序東主編 2017: 92）。

¹⁰ 述補結構表示的複合事件均含有一個時間過程，制約著能夠進入述補結構充當述語及補語成分的情狀類型（施春宏 2008）。能作述語 V 的謂詞通常是含有起始動作或起始狀態的動詞。能作補語 C 的謂詞是能夠表示狀態變化的詞，通常含有動作過程的終點或表示變化過程的結果。

- (18) 伊做許穢物敗 / 澈 / 斷去嘍。(他把那些東西搞壞 / 乾淨 / 斷了。)
- (19) 枚罔啼許條衫澹去嘍。(孩子把衣服哭濕了。)
- (20) 伊做個許穢番椒醬辣我枚肚罔痛。(他做的那些辣椒醬辣得我肚子疼。)

能作補語指賓型致役類補語 C 主要由不及物的動詞充當，如“敗_壞、澈、斷”等，如例（18），還有性質形容詞如“紅”等。例如：

- (21) 伊拍我枚手紅去。(他打紅了我的手。)

補語指主型致役類的補語主要由不及物動詞“醉”或形容詞“飽、乏_累”充當。評述類的補語通常由“穢、貴、晏_晚、久”等形容詞充當，用於對動作對象或對動作本身進行主觀評價。情貌類的補語由“唯補詞”（劉丹青 1994）構成，常見的有“好_完、了_完、擱_掉”等。

除了單純詞，補語還可由謂詞性結構充當。補語可以是形容詞的重疊式，或是受程度副詞“但顧_{特別、很}”“太”等程度副詞修飾的短語，還可由可能補語的否定式等謂詞性小句充當。例如：

- (22) 伊煮許穢糜爛爛 / 但顧爛 / 太爛，□[dian³³]_誰攏無愛食。(他煮飯煮得太爛，誰都不愛吃。)
- (23) 伊攪枚罔無食得落糜。(他鬧得孩子吃不下飯。)

2.2. 整個結構

海口閩語 VOC 結構對現實、非現實情態並不敏感，既可出現在非現實語境中，也可出現在現實語境中。在非現實的未然事件句中，VOC 結構可自由使用，不受句法位置的影響。可出現在主句如例（24），也可出現在小句或從句中如例（25）–（27），可出現在小句中充當整個句子的主語、賓語、定語等，與疑問、可能性情態、必然性情態等命題之上的操作沒有關係，如例（28）–（30）：

- (24) 伊卜擘許頁紙破去嘍。(他快把那頁紙撕破了。)
- (25) 拍儂個物敗是硬欠賠錢去儂個。(把別人的東西打壞是肯定要給人賠錢的。)
- (26) 我想拍伊個手斷去。(我想打斷他的手。)
- (27) 踏許架車敗個儂欠出錢修理。(把車騎壞了的人要出錢修理。)
- (28) 是汝拍枚碗破個無？(是不是你把碗打破的？)
- (29) 伊想做許間厝崩□[a²¹]_驚。(他想把那個房子搞倒吧。)
- (30) 我硬解合汝洗許條衫澈個。(我一定會幫你把衣服洗乾淨的。)

VOC 結構常與句末助詞“(去)嘍”¹¹“去”組合，出現在現實情境的已然句中，不受句法位置的影響，如例(31)–(34)；也不受疑問、可能性情態、必然性情態等命題之上操作的影響，如例(35)–(37)：

- (31) 伊早食許穉物澈去嘍。(他已經把那些東西吃完了。)
(32) 跌枚骰折去做我無上得班。(把腳摔斷了讓我上不了班。)
(33) 伊氣邁敲枚門敗去嘍。(他氣到把門敲壞了。)
(34) 拍枚窗破個儂覓著嘍。(打破窗的人找到了。)
(35) 汝昨晡搬物澈去無？(你昨天搬沒搬完東西？)
(36) 伊洗許穉衫褲澈嘍口[a²¹]驚。(他把衣服洗乾淨了吧。)
(37) 伊硬踏汝許穉物爛去嘍。(他肯定把你的那些東西踩爛了。)

現代漢語方言存在 VOC 結構，但其使用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如泉州閩語的賓語必須為數量結構(楊望龍、史文磊 2022)；上海吳語的述語和補語均須為單音節(徐烈炯、邵敬敏 1998)；紹興吳語則在已然、即將實現及提醒等語境中排斥使用 VOC 結構(盛益民、朱佳蕾 2020)。相較之下，海口閩語的 VOC 結構不僅賓語語類限制較少、述語與補語類型更豐富，在情態表現上也顯得更加自由。

3. VOC 結構的使用範圍及性質

3.1. 使用範圍

海口閩語的使用範圍比較廣。即使是普通話 VCO 結構帶賓語受限的情境，在海口閩語中也能使用 VOC 結構，表現為：¹²

第一，如果補語是主語(施事)的隱性謂語，普通話的 VCO 結構通常不能帶賓語。若要引進受事，須使用動詞拷貝結構。而海口閩語可使用補語指主型致役類 VOC 結構來表達。試對比：

- (38) 伊寫對聯乏去嘍。(對比：他寫對聯寫累了。|*他寫累了對聯。)

¹¹ 在語流中，句末助詞“(去)嘍”中的“去[hɯ³⁵]”讀音常常弱化，只剩下一個調值為5的短高調附著在前字的讀音上。如例(37)可說成“伊硬踏汝許穉物爛[nua²⁴⁻²⁵]嘍”。(他肯定把你的那些東西踩爛了。)

¹² 前兩條參看石毓智(2010: 81–82)對普通話 VCO 結構使用規則的描述。石文表明，這兩條規則存在例外，如規則一存在“吃飽飯、喝醉酒”，這些例外與動詞和補語的融合程度相關。但這不妨礙本文的結論，即海口閩語 VOC 結構的使用範圍更廣。

第二，當補語 C 用以描摹動作狀況，普通話通常使用動詞拷貝式或是話題結構，而海口閩語可使用補語指動型評述類 VOC 結構表達。試對比：

(39) 伊拍枚囡重去嘍。(對比：他打孩子打重了|*他打重了孩子。)

(40) 伊儂今旦食糜晏嘍。(對比：飯他們今天吃晚了。|*他們今天吃晚了飯。)

第三，當補語 C 語義指向賓語，表示動作偏離了預期，普通話通常使用話題結構，而海口閩語可使用補語指賓型評述類 VOC 結構表達。試對比：

(41) 汝買許條衫貴去嘍。(對比：那件衣服你買貴了。|*你買貴了那件衣服。)

VOC 結構在海口閩語中廣泛使用，或與補語標記不發達有關。海口閩語狀態補語標記“得”和結果補語標記“遭到”常可省去不說，且以省略為更自然的說法。¹³ 例如：

(42) 伊煮糜煮(得)爛爛。(他煮飯煮得爛爛的。)

(43) 伊攪(遭到)枚囡無食得落糜。(他鬧到孩子吃不下飯。)

在海口閩語中，出現了一些 VOC 結構與 VCO 結構可互換，或是只能使用 VCO 的情境。例如：

(44) a. 伊食酒醉_{voc} (/ 食醉酒_{vco}) 去嘍。(他喝醉酒了。)

b. 伊食白酒醉_{voc} (/ * 食醉白酒_{vco}) 去嘍。(他喝醉酒了。)

c. 今旦欠食醉酒_{vco} (/ * 食酒醉_{voc}) 了乃走得。(今天要喝醉酒了才能走。)

(45) a. 我做糜好_{voc} (/ 做好糜_{vco}) 去嘍。(我做好飯了。)

b. 做糜好_{voc} (/ * 做好糜_{vco}) 等我轉來食。(把飯做好等我回來吃。)

(46) a. 我食兩個包子了_{voc} (/ 我食了兩個包子_{vco}) 去嘍。(我把兩個包子吃完了。)

b. 我食包子了_{voc} (/ * 我食了包子_{vco}) 去嘍。(我把包子吃完了。)

c. 食許兩個包子了_{voc} (/ * 食了兩個包子_{vco}) 去！(把兩個包子吃完！)

(47) 伊乃乃拍著蜀隻蠓_{vco} (/ * 拍蜀隻蠓著_{voc})。(他剛剛打著一隻蚊子。)

(48) a. 我聽明白即個道理_{vco} (/ * 聽即個道理明白_{voc}) 去嘍。(我聽明白了這個道理。)

¹³ 但當述語與補語小句的致使關係不明顯(曾綉薇 2024: 122)，或說話人有意強調結果時，補語標記需要出現。

- b. 我講清楚即件事_{vco}（/* 講即件事清楚_{voc}）去嘍。（我講清楚了這件事。）
c. 把即件事講清楚（/* 講即件事清楚_{voc}/* 講清楚即件事_{voc}）去！（把這件事講清楚！）

VCO 結構在海口閩語中的接受度，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

（一）與成分間的融合程度有關。如例（44a）出現了“食醉酒”看似是 VCO 的用法。這是因為“醉酒”在海口閩語中幾乎已融合成詞，¹⁴ 中間不能插入其他成分，如例（44b）“* 醉白酒”。“食醉酒”內部結構應分析為 [食 [醉酒]]。

（二）與補語的虛化程度有關。當補語是虛化程度較高的唯補詞“好”“了”“著”，出現了 VCO 的用法，如例（45a）（46a）（47）。補語的動詞性越弱，對述語的依附性越強（蔣紹愚 2012）。唯補詞作動相補語，相較於結果補語，其語法化程度更高，在海口閩語中開始出現超越賓語緊貼在述語之後的用法。

（三）與普通話的影響有關。體現在：第一，新、老派對 VCO 結構的接受度不同。據調查，老派通常只能接受 VOC，新派對 VCO 的接受程度更高。如例（45a）（46a）雖可接受 VCO 結構，但自然度和土語感仍不及 VOC 結構。¹⁵ 且具有一定的句法限制，如 VCO 結構要求賓語為數量結構，試對比（46a）與（46b）。第二，當補語是“清楚”“明白”等書面色彩較濃的詞時，只能接受 VCO，如例（48）。海口閩語的雙音節詞較少，“清楚”“明白”等詞，很可能就借自普通話。董秀芳（1998: 60）、施春宏（2008: 147）指出，普通話中由雙音節動詞作補語的動結式一般不能帶賓語，若帶賓語，補語限於“清楚、明白、乾淨”三個詞。“清楚、明白”在海口閩語中作補語也可帶賓語，¹⁶ 使用 VCO 結構，其表現與普通話相近，很可能是受普通話的影響才後起的用法。

（四）與情態相關。在表祈使的非現實情態句中，一般只能用 VOC，不能用 VCO，試對比例（45a）與（45b），及例（46a）與（46c）。例（44c）的“食醉酒”不受此條規律制約，是因為嚴格來說，“食醉酒”不能看作是 VCO 結構，而是 V_1V_2 結構， V_2 “醉酒”是 V_1 “食”的結果。而例（48c）在非現實情態句中，VOC 和 VCO

¹⁴ 石毓智（2010: 82）指出，普通話存在“食醉酒”而沒有使用動詞拷貝結構，是因為動詞和補語已融合成一個複合動詞。海口閩語不同。在海口閩語中，“醉酒”在語義相當於“醉”，“醉”與“酒”發生融合。

¹⁵ 在調查中，新派的不同發音人對同一個 VCO 結構的接受程度有所差異。即使是同一個發音人，我們在不同時間段對同一個 VCO 結構進行調查時，接受度也存在差異。但無論新、老派，普遍認為 VOC 結構是最自然、本土的說法。也可以很好地說明，VCO 結構尚處在擴散階段。

¹⁶ “乾淨”一詞，海口閩語中用單音節詞“澈”表達，“澈”作補語，使用 VOC，如“洗衫澈”。

均不能使用，只能使用“把 [bue³³]”字句，也可從側面說明，該類補語所構成的 VCO 結構非本土原生結構。

VOC 結構的使用範圍廣，且 VOC 仍是海口閩語述補結構的基本語序。VCO 應該是後起的新形式，目前在句法語義上仍受到多種制約。VCO 的產生，有內部因素的促動，也有外部普通話的影響。

3.2. 性質

海口閩語的 VOC 之所以存在“連動結構”還是“述補結構”的分歧，¹⁷ 主要是因為補語 C 確實仍具有較強的述謂性。表現為：

第一，補語可由謂詞性結構構成。補語若為形容詞，不僅可重疊，¹⁸ 還可受“但顧_{特別、很}”“太”等程度副詞修飾，如例（22）。補語甚至可以直接由小句構成，如例（23）。

第二，補語 C 可脫離述語，單獨用作答句，例如：

- (49) 甲：汝掃許間厝澈去無？（你把那間屋子掃乾淨了嗎？）
乙：澈嘍。（乾淨了。）

第三，個別補語之後看似還可以出現賓語。例如：

- (50) 牆上許枚釘刮許條衫褲破蜀個空去嘍。（對比：牆上那個釘子把那件衣服刮破了一個洞。|*牆上那個釘子刮破了那件衣服一個洞。）

根據 Haspelmath (2016) 的定義，連動結構由多個獨立動詞構成，動詞之間無謂語-論元關係。¹⁹ 而海口閩語的 VOC 結構呈現出更多與述補結構相似的特點，有別於連動結構（參看劉丹青 2017），表現如下：

¹⁷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醒作者關注 VOC 的性質。曾綉薇 (2024) 在沈冰 (2022) 的基礎上，對海南閩語 VOC 結構的性質作了細緻的分析，但該文的出發點認為連動結構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結構，分屬於其他結構。本文採取劉丹青 (2017) 觀點，認為漢語的連動式是一個顯著的特點，並基於此展開討論與分析，旨在釐清目前存在的兩種不同的看法。

¹⁸ 海口閩語形容詞重疊式，可以二疊、三疊，甚至多疊。首字可通過變成 35 調來表強調，如“擠擠 [tɔi²⁴⁻³⁵ tɔi²⁴]”。

¹⁹ Haspelmath (2016: 305) 在闡述此條定義時，明確將越南語的 VOC 結構（例句：man²hêt¹kèw⁴tèk⁵ 他打頭破）排除在連動結構外。

第一，海口閩語 V 與 C 存在謂語 - 論元關係，C 通常用以說明動作的結果。例如：

(51) 我洗衫褲澈去嘍。(我把衣服洗乾淨了。)

例(51)“洗”和“澈”之間存在動作 - 結果的緊密語義關係，核心謂語是“洗”，“澈”補充說明洗這個動作所導致的結果狀態。

第二，連動式的 V₂ 具有較強的及物性，而海口閩語的補語主要由不及物動詞或形容詞充當（見本文第二節）。例(50)的“破”似乎呈現了一個例外。這是因為“破”本身是一個強及物的作格動詞，具有特殊性。且實際上“許條衫褲那件衣服”才是該結構的受事，“蜀個空一個洞”應分析為整個 VOC 結構的結果論元，而非“破”的受事實語。²⁰

第三，連動式的每個動詞可以有體貌上的差異，而述補結構只允許在整個述補式後用一個體標記。海口閩語的體標記如“去嘍_{了1+了2}”，只能出現在整個 VOC 結構之後。

- (52) a. 洗衫褲澈去嘍（/* 洗去衫褲澈去嘍）。（洗乾淨衣服了。）
b. 寫字乏去嘍（/* 寫去字乏去嘍）。（寫字寫累了。）
c. 買衫褲貴去嘍（/* 買去許條衫貴去嘍）。（買衣服買貴了。）
d. 食糜晏去嘍（/* 食去糜晏去嘍）。（吃飯吃晚了。）
e. 食糜好去嘍（/* 食去糜好去嘍）。（吃飯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海口閩語內部不同類別的 VOC 結構，在一些表現上存在差異：

第一，連動式的每一個 VP 單項都能自由擴展，述補結構只能整體接受一些狀語的修飾。在海口閩語中，否定副詞“無”插入到 O 與 C 之間均可成立，若是指賓型致役類及指動型情貌類 VOC 結構，“無”可出現在整個 VOC 結構前。而情態副詞“硬_{肯定}”，除了評述類 VOC 結構，都可出現在整個 VOC 結構之前。例如：

- (53) a. 伊洗衫褲無澈（/ 無洗衫褲澈）佇。（他還沒把衣服洗乾淨呢。）
b. 伊寫字無乏（/* 無寫字乏）佇。（他寫字還沒累呢。）
c. 伊買許條衫無貴（/* 無買許條衫貴）。（那件衣服他沒買貴。）

²⁰ 此類句子，施春宏（2008: 84）指出，受事和結果不能在普通話 VCO 結構之後同現，只能通過“把”字句，將受事提到述補結構前來表達。

- d. 今旦食糜無晏（/* 無食糜晏）。（今天吃飯不晚。）
 e. 食糜無好（/ 無食糜好）佇。（還沒吃完飯呢。）
 (54) a. 伊硬洗衫褲澈（/* 洗衫褲硬澈）去嘍。（他肯定把衣服洗乾淨了。）
 b. 伊硬寫字乏（/* 寫字硬乏）去嘍。（他肯定寫字寫累了。）
 c. 伊買許條衫硬貴（/* 硬買許條衫貴）去嘍。（那件衣服他肯定買貴了。）
 d. 今旦食糜硬晏（/* 硬食糜晏）去嘍。（今天肯定吃飯吃晚了。）
 e. 硬食糜好（/ 食糜硬好）嘍。（肯定吃好飯了。）

第二，連動之間不能構成可能述補式，而述補之間可以。海口閩語的指賓型致役類及指動型情貌類 VOC 結構可加上“得”構成可能補語式，但其他類別須變換成受事主語句或動詞拷貝句來表達。例如：

- (55) 洗得衫褲澈（能把衣服洗乾淨）
 (56) a. 食糜食得飽（能吃得飽）
 b. * 食得糜飽
 (57) a. 許條口 [xut⁵] 挖得深（能把那條溝挖深）
 b. * 挖得許條坑深
 (58) a. 望書望得久（看書能看很久）
 b. * 望得書久
 (59) 擲得許穉物擲（能把那些東西扔掉）

為方便比較，我們將以上判別標準整理歸納，具體情況見下表：

表 1 海口閩語各類 VOC 結構的句法表現

		致役類		評述類		情貌類
		指賓型	指主型	指賓型	指動型	指動型
V ₂ 及物性低		+	+	+	+	+
共用體貌		+	+	+	+	+
副詞可出現在 整個結構前	“無”	+	-	-	-	+
	“硬”	+	+	-	-	+
有可能述補式		+	-	-	-	+

根據以上幾點判別標準，可見海口閩語 VOC 結構中補語雖具有較強的述謂性，但其謂詞性已下降，區別於獨立動詞。目前普遍認為，現代漢語述補結構的語源是連動結構。連動結構中的兩個動詞都是句子的主要謂語，是動詞語法化重要的句法環境。李永（2003）指出，受“一個動詞核心”的句法限制，促動連動結構向單向動詞核心結構發展。海口閩語的 VOC 結構處在由連動結構向述補結構發展的進程中，但各類

VOC 結構的發展程度不同，從連動結構到述補結構構成了一個連續統：指賓型 / 指動型評述類 > 指主型致役類 > 指賓型致役類 > 指動型情貌類。²¹

4. VOC 結構的分佈及其來源

4.1. 臨高語的 VOC 結構

海口閩語鄰近的壯侗語是臨高語。臨高語內部一般分為三種土語：臨高土語、瓊山土語和澄邁土語（梁敏、張均如 1997）。本文以臨高縣城臨城話為代表，介紹臨高語述補結構的情況。為避免混淆，我們使用“臨高語”統稱該類語言，“臨高話”專指臨高縣的臨高語。

臨高話的述補結構存在 VOC 與 VCO 兩種語序，其中 VOC 的使用佔絕對優勢，土語感更強，是述補結構的基本語序。臨高話的 VOC 結構也可分成補語指賓型及補語指主型致役類、補語指賓及補語指動型評述類、（補語指動型）情貌類五類。例如：

- (60) kə² kit⁷ vən³ hu² lən³ dai¹ voi³.
他 打 兩 隻 兔子 死 了
（他打死了兩隻兔子。）（梁敏、張均如 1997: 99）
- (61) kən¹ fia⁴ kəm²
吃 飯 飽
（吃飽飯。）（劉劍三 2009: 33）
- (62) kə² kit⁷ lək⁸ hu² hə³ xən¹ voi¹.
他 打 孩子 個 一 重 了
（他打孩子打重了。）
- (63) kə²lo⁴ kən¹ fia⁴ jəp⁷ voi³.
他們 吃 飯 晚 了
（他們吃飯吃晚了。）
- (64) di² tiaŋ³ siŋ² ki³ miat⁸ kə² boi¹.
要 想 乘 機 滅 他 掉
（企圖乘機把他滅掉。）（劉劍三 2009: 73）

²¹ 這一連續統是針對海口閩語內部各類 VOC 結構而言的。與普通話的粘合式述補結構（朱德熙 1982）相比，海口閩語補語 C 的述謂性更高，但不能依此排除 VOC 結構是述補結構。表 1 中的指動型情貌類與指賓型致役類的各項表現基本相同，但由於指動型情貌類的補語由唯補詞構成，語法化程度比一般的結果補語高，且此類出現了更多 VCO，因此我們認為比起指賓型致役類，指動型情貌類在性質上更接近述補結構。

VOC 結構在臨高話既可出現在主句，也可出現在從句中，如例（64）。臨高話的 VOC 也是一個能產性結構，賓語的語類不受限制，在現實性或非現實性情態中都能使用。例如：

(65) tsu² lan² mǎ³ baŋ³ bɔi¹!

掃 房子 個 乾淨 去

（把房子打掃乾淨！）

(66) kit⁷ kǎ² dai¹

打 他 死

（打死他）（劉劍三 2009: 33）

(67) lop⁷ kok⁷ kǎ² fiaŋ² lou⁴ voi³.

吞 腳 他 邊 進 了

（把他一隻腳吞了下去。）（劉劍三 2009: 38）

臨高話 VOC 的賓語可以是數量短語（例 60）、光桿名詞（例（61）（63））、有定“量名”（例（65））、人稱代詞（例（64）（66））、領屬結構（例（67））等。其中，例（60）（62）（63）（67）等是現實句，例（64）（65）是非現實句。

臨高話的補語可由謂詞性小句構成，如例（68）（69）。V(O) 與 C 中間可插入否定副詞等成分，如例（70）：

(68) tsu² lan² kan¹ǎ³ baŋ²baŋ³ bɔi¹!

掃 房子 間 一 乾乾淨淨 去

（把這間房子打掃乾淨！）

(69) tsua¹ na³ mǎ⁷ lǎi¹ ba⁷ voi³.

抓 臉 個 流 血 了

（抓得他臉上流血來。）（劉劍三 2009: 72）

(70) kɔn¹ mən² in¹ jɔu³

吃 不 完 在

（還沒有吃完）（劉劍三 2009: 34）

4.2. 海南島內、外 VOC 結構的分佈

4.2.1. 島內 VOC 結構的分佈

根據劉新中（2006），海南島主要分佈有 14 種不同的語言和方言，包括臨高語、黎語、村話、那月話、海南瑤語（也稱“海南苗語”）、回輝話等民族語，及普通話、

海南閩語、儋州話、軍話、邁話、客家話、蛋家話、付馬話等漢語方言。²² 我們進一步調查了海南地區的其他民族語和漢語方言述補結構的語序，相關情況整理見下表：

表 2 海南地區民族語與漢語方言述補結構語序

				VOC	VCO	資料來源
民族語	臨高語			+	+	梁敏、張均如（1997） 劉劍三（2009） 個人調查
	黎語			+	+	苑中樹（1994）
	村話			+	+	符昌忠（1996）
	那月話			+	+	符昌忠（2015）
	海南瑤語				+	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採錄展示平臺
	回輝話			+	+	鄭貽青（1997） 田祥勝、陳保亞（2019）
漢語方言	海南閩語 ²³	北部西片	海口 定安	+	+	個人調查
		北部東片	瓊海	+		
		北部東南片	陵水	+		
		南部東片	三亞	+		
		南部西片	東方	+		
	儋州話			+		陳有濟（2019）
	軍話			+		個人調查
	邁話			+		歐陽覺亞等（2019）
	客家話				+	莊初升國社科重大項目（14ZDB103） 調查資料
	蛋家話			+	+	金健、施其生（2025）
	付馬話			+		劉新中（2023）
	普通話			+ ²⁴	+	個人調查

²² 儋州話的使用人數僅次於海南閩語，過去學界多將儋州話歸為粵語的一種，現在傾向於把它作為一種混合型方言。軍話通常被認為是西南官話的後裔，許多特點與儋州話的讀書音相同。邁話主要集中在三亞附近，性質比較混雜，摻有粵語、海南閩語及客贛方言的成分，屬於混合型方言。蛋家話屬粵方言。付馬話是與客贛方言接近的非官話漢語方言。臨高語、黎語、村話、那月話屬於壯侗語，海南瑤語，以往通常稱為海南苗語，實際上屬苗瑤語族瑤語支勉語。回輝話從古南島語發展而來，受海南閩語的影響較大。各民族語和漢語方言居民雜居，相互影響（參看劉新中 2001, 2006）。

²³ 海南北部閩語語南部閩語在某些語法項目上常存在較大差異。為了能細緻考察 VOC 結構在海南島的地理分布情況，本文參考辛世彪（2013）的做法，將海南閩語分成“兩部四片（北部西片、北部東片及東南片和南部東片、南部西片）”進行考察。

²⁴ 我們調查發現，當地人在轉用普通話時，會不自覺將母語中的 VOC 結構遷移到普通話中，生成“洗衣服乾淨”“敲門壞”等說法。

海南地區述補結構的語序類型有以下四種情形：²⁵

第一，只採用 VOC，見於儋州話、軍話、邁話、付馬話。

第二，VOC 為主要或優勢模式。這種模式在海南地區分佈最廣，有臨高語、黎語、那月話、回輝話、²⁶ 海南閩語。

第三，VOC 和 VCO 均為常見模式，不易確定或未有資料確定哪種為主要模式，有村話、蛋家話。

第四，以 VCO 為主要或優勢模式，屬於這種情形的有客家話、海南瑤語和普通話。

4.2.2. 島外 VOC 結構的分佈

與海口閩語有親緣關係的福建閩語及粵東閩語，在表達相關語義時，傾向於用受事主語句。即使使用述補結構，也通常是 VCO。²⁷ 例如：

(71) 泉州閩語：

a. 拍澹衫褲_{vco} 閣搦無魚。(弄濕了衣裳又抓不到魚。)

b. 日晝頓食了則去也會赴。(吃完午飯才去也來得及。)

(李如龍 1997: 133–134)

(72) a. 揭陽閩語：件衫我洗白了。(這件衣服我洗乾淨了。)(黃燕旋，私人交流)

b. 汕頭閩語：個病愛醫好伊_{vco} 著幾萬銀。(這病要治好它得幾萬塊錢。)(施其生 1997: 152)

而海南島外鄰近的粵西地區，主要包括陽江、茂名、湛江 3 個地級市，大致從北到南排列分別下轄吳川、廉江、電白、遂溪、麻章、雷州、徐聞等多個縣級行政區，分佈有粵、閩、客等多種漢語方言及壯侗語吉兆話等民族語。粵西各語言述補結構的語序呈現出了差異化。例如：

²⁵ 由於資料及調查深度的限制，本文對個別語言述補結構語序的歸類可能未盡準確，但這不影響本文的結論，即 VOC 結構在海南地區廣泛分佈。

²⁶ 吳福祥(2009)根據鄭貽青(1997)的語料，認為回輝話只存在 VCO。關於回輝話述補結構的優勢語序，鄭貽青(1997)未見相關描述，而田祥勝、陳保亞(2019: 195)明確指出，在回輝話中若述補短語帶賓語，則賓語通常處在述語與補語之間。例如：po⁵⁵thoi¹¹tsa⁵⁵ 打桌子破。本文依此將回輝話歸入第二種情形中討論。

²⁷ 石村廣(2018)，楊望龍、史文磊(2022)指出，福建、粵東閩語雖存在 VOC，但其用法十分受限，多見於描述非現實或未然情景的句子，賓語通常是人稱代詞，特別是複指性代詞。

- (73) 陽江粵語：老鼠咬爛嚟都其個衫_{vco}。(老鼠把他的衣服全都咬破了。)(黃伯榮 2018: 476)
- (74) 吳川吉兆話：浸死隻豬_{vco}了。(那隻豬被淹死了。)(陳楊媚 2019: 66)
- (75) 廉江粵語：食完 / 了 [liu²³] 飯_{vco} □ [tɛ²¹]。(吃完飯了。)
- (76) 廉江客家話：汝佢莫做完作業_{vco}啊。(你還沒做完作業呢。)(黃美霞 2024: 29)
- (77) 電白閩語：食碗飯無淨_{voc}。(連一碗飯都吃不完。)(戴由武、戴漢輝主編 1994: 69)
- (78) 遂溪閩語：
- a. 那個肥佬坐壞了椅_{vco}。(那個胖子把椅子坐壞了。)(Yue-Hashimoto 1985: 119)
- b. 洗衫澈_{voc}。(把衣服洗乾淨。)(陳梓睿，私人交流)
- (79) 赤坎粵語：洗嗰件衫乾淨_{voc}去。(把那件衣服洗乾淨。)
- (80) 海康閩語：無地做茶盅破_{voc}去。(不要把茶杯砸了。)(蔡葉青 1993: 160)
- (81) 徐聞閩語：洗許襪衫褲澈_{voc} □ [na⁵⁵]。(先把那些衣服洗乾淨了再說。)

廣西地區的語言情況也相當複雜，不少漢語方言點採用 VOC 結構，如例 (82) – (84)；但同時也有方言採用了以 VCO 為主或 VCO 與 VOC 可替換的述補結構，如例 (85) – (87)：

- (82) 百色粵語：颱風吹一座屋倒嚟_{voc}。(颱風吹倒了一所房子。)
- (83) 賓陽平話：敲個水缸壞_{voc}去。(把這個水缸敲爛。)(覃東生 2011: 69)
- (84) 田陽平話：我隊敏牛挨狼狗咬鼻□ [lak²⁴]_{voc}。(我們的牛被狼咬破了鼻子。)(李玥 2020: 37)
- (85) 南寧粵語：佢打佢老竇隻花瓶爛嚟_{voc} / 佢打爛嚟佢老竇隻花瓶_{vco}。(他把他的花瓶打破了。)(郭必之 2010b: 203)
- (86) 平南閩語：昨日狗咬死貓_{vco}了。(曾仁山 2011: 135)
- (87) 貴港客家話：洗淨條大路_{vco}。(洗乾淨這條馬路。)(林華勇、劉玲 2021: 40)

在廣西、粵西地區，述補結構的語序呈現出多樣性，需要更為細緻的調查。據初步調查，粵西地區大致以電白為分界，²⁸ 往北以 VCO 結構為主，就連壯侗語吉兆話²⁹ 也採用了 VCO 結構（如例 (74)），而越往南越靠近海南的地區越傾向於使用 VOC 結構。

²⁸ 戴由武、戴漢輝主編 (1994: 69) 指出，電白閩語主要使用 VCO 結構，VOC 結構僅保留在固定的結構（“動詞 + 量詞 + 名詞 + 無 + 補語”）裡，如例 (77)。

²⁹ 吉兆話與臨高語、壯語關係密切，是侗台語族台語支的一種獨立語言（李錦芳、吳艷 2022）。

4.2.3. 來源探討

關於粵東及福建閩語、吳語、廣州粵語、連城客家話中 VOC 結構的來源，學界已有較為統一的認識，即認為這類格式是中古漢語殘留的一種功能萎縮的結構（劉丹青 2011；盛益民、朱佳蕾 2020 等）。但關於海南等地區能產性 VOC 結構的來源，存在爭議。海南地區 VOC 結構的來源，存在以下幾種可能性（參看 Aikhenvald & Dixon 2001）：普遍共性、平行演變、偶然相似、同源存古、語言接觸。VOC 結構在大多數漢語方言中已萎縮，海南地區的 VOC 結構不能看作是普遍共性，也難以解釋成是平行演變及偶然相似。古漢語曾廣泛使用 VOC 結構，海南等地區漢語方言 VOC 結構的來源，無法完全排除“存古”因素的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單憑“存古”說，不足以解釋該結構的來源，海南地區 VOC 結構離不開語言接觸的影響。為此本文再增兩大證據：

第一，海口閩語與臨高話的 VOC 均為能產性結構，二者在句法語義方面的表現相近，內部各成分類別及情態上的限制比較少。VOC 既可出現在主句，也可充當從句使用。補語同樣具有較強的述謂性，如補語可由謂詞性小句充當，V(O) 與 C 之間可插入副詞等。

第二，能產性的 VOC 結構在地理上呈區域性分佈，主要見於廣西、粵西雷州半島及海南。這些地區都曾是壯侗語族的長期居住地，“存古”說難以解釋為何大部分地區的漢語方言使用 VCO，而偏偏在有壯侗語集中分佈的地區採用 VOC。尤其是在海南地區，除客家話及海南瑤語外，基本分佈有 VOC 結構，且以 VOC 為主要模式的語言在海南地區分佈最廣。海南閩語、儋州話、軍話、邁話、付馬話是漢語方言，臨高語、黎語、村話、那月話等是壯侗語，回輝話是南島語。這些語言在發生學上的關係較遠，難以用同源存古去解釋。VOC 結構已基本成為海南島的一項區域語法特徵。³⁰ 區域性語法特徵本質上是語言接觸導致特徵擴散形成的。不同族群長期且密切的接觸，促進 VOC 結構在海南地區擴散。

5. 結語

海口閩語作為閩語中一個變化顯著的獨特分支，其語法體系因長期語言接觸而深刻重塑。海口閩語的 VOC 結構，呈現出與親屬方言迥異的特點。該結構能產性強，正處於由連動結構向述補結構演變中。其在句法語義及性質方面的表現，反而與鄰近的壯侗語臨高語高度相似。在地理分佈上，VOC 結構幾乎已成為海南地區的一項區域

³⁰ 據沈冰（2022）的考察，海南地區共享多項區域性語法特徵，如“完結”義語素語法化後表高程度，存在兼表一般否定與存在否定的通用否定詞，存在一個兼表“求取”“拿取”義的動詞等。

性語法特徵。研究表明，海口閩語的 VOC 結構主要源於與臨高語的深度接觸，海南地區 VOC 結構是區域語法特徵擴散的結果，而非單純的古漢語存留。

此外，海南地區呈現出的一些現象同樣值得我們注意和思考：

（一）VOC 結構在海南地區雖普遍存在，但在不同語言 / 方言中的具體來源可能並不一致。就民族語而言，VOC 為其述補結構的固有語序（吳福祥 2009）；而漢語方言的情況則較為複雜。對於海南北部海口、文昌等地的閩語而言，臨高語來源說更具說服力。據梁敏、張均如（1997: 1），臨高語族群曾活躍於整個瓊北，操閩語的閩人與臨高人雜居在北部濱海平原地帶。海口閩語的 VOC 結構，很可能是臨高人在轉用閩語過程中發生干擾的結果。³¹ 這一判斷不僅基於海口閩語與臨高語在句法語義上的高度相似性，也得益於對海南島內 VOC 結構地理分佈的系統梳理與跨語言比較。本文進一步確認，臨高語是海口閩語 VOC 結構的主要來源。至於海南南部各漢語方言的 VOC 結構，其來源可能有所不同：一方面，可能是從權威方言海口、文昌等海南北部閩語擴散而來，屬於方言間接觸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南部漢語方言與中南部黎語等民族語接觸所致，當然也不排除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可能。

（二）海南地區不少民族語及漢語方言也開始出現 VCO 結構。從海口閩語 VCO 結構的形成來看，有語言內部因素的促動，也有外部因素普通話的影響。充分證明語言接觸的影響具有“互向性”（李雲兵 2008）。即漢語的某些語序向周圍的民族語趨同，同時民族語語序也會受漢語影響發生變異。且在語言接觸不同時期，不同語言發揮的影響力不同。在移民早期，操臨高語、黎語等民族語的原住居民在人口數量上佔優，與閩語等漢語方言接觸後發生轉用干擾，導致大量漢語方言轉用 VOC 結構。而隨著共同語普通話的推廣，普通話的影響發揮效力，越來越多的漢語方言及民族語開始借用 VCO。³²

（三）海南地區惟有客家話及海南瑤語未見 VOC 結構的使用。客家話使用 VCO，究其原因，可能與客家人遷移到海南島的時間較晚有關。海南操客家話的居民主要分佈在儋州一帶，清代以後陸續從廣西、廣東遷來，口音與梅縣一帶的客家話近似（參看劉新中 2006）。句法方面語序的改變屬於強度較高的接觸（Thomason 2001）。VCO 結構在客家話中使用已久，³³ 遷到海南島後，由於與當地使用 VOC 結構

³¹ 海口閩語 VOC 結構具體的形成過程與南寧粵語相近（見郭必之 2010b），本文不再贅述。

³² 郭必之（2010a）注意到 VOC 和 VCO 並現在廣西中部地區不同的語言中，並指出這是由兩種不同的語言接觸類型造成的，南寧粵語等漢語方言的 VOC 是原住民族發生轉換干擾形成，而壯語等民族語將普通話 VCO 借用到自己的語言中來。

³³ 根據梅祖麟（1991）、吳福祥（1999）等學者對中古漢語的研究，基本認定 VOC 結構在唐宋已經併入到其他述補結構里去了。

的強勢方言閩語³⁴或民族語臨高語的接觸時間和強度不夠，加之此時採用 VCO 結構的普通話逐漸普及起來，已不足以改變其述補結構的語序。至於海南瑤語，屬苗瑤語族瑤語支勉語，明代就已從廣西陸續遷入海南（參看劉新中 2006），到海南島的時間並不晚。吳福祥（2009）認為毛宗武等（1982）所紀錄的勉語以 VCO 為優勢語序，是受漢語影響發生語序重組的結果。但此種說法似乎難以解釋，海南地區為何只有海南瑤語受到漢語如此深刻的影響，而卻未受周邊語言使用 VOC 的影響。³⁵ 相關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

附錄

主要發音合作人資料：

【海南閩語】GCT，女，1988 年生，海口市瓊山區府城街道；WSM，女，1990 年生，定安縣龍河鎮；XSY，女，2000 年生，瓊海市嘉積鎮；LMK，男，1993 年生，陵水黎族自治縣三才鎮；LXZ，女，1990 年生，三亞市保港鎮；SR，女，1991 年生，東方市感城鎮感南村。【軍話】LW，男，1990 年生，三亞市崖州區東關社區；【臨高話】LF，女，1970 年生，臨高縣馬袅鄉石堂村；【赤坎粵語】HZQ，女，2003 年生，湛江市赤坎區調順街道。

鳴謝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2&ZD297）、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 2024 年度嶺南文化項目（GD24LN14）及深圳職業技術大學 2024 年度校級科研項目（6024310015S）的資助。感謝《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為本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蔡葉青。1993。海康方言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Yeqing Cai. 1993. *Haikang Fangyan Zhi*. Guangzhou: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

³⁴ 根據海南閩語歷史文獻的記錄，清末民初的海南閩語已使用 VOC 結構。例如：

(i) Tóe-min liáu ciū sut-lái.

洗面 了 就 出來（洗完臉了就出來。）（Jeremiassen 1899: 51）

(ii) 擦這多玻璃潔去。（把玻璃擦乾淨。）（勝間田義久 1939: 54）

(iii) 要臭他死。（要臭死他。）（台灣南方協會編 1941: 5）

可見 VOC 結構至少在清末民初，其在海南閩語中的優勢地位已形成並保存至今。

³⁵ 我們注意到，臨高語語族歷史上主要分佈在海南北部平原地帶（梁敏、張均如 1997），與操閩語、儋州話等漢語方言的漢人交流頻繁。而操海南瑤語的苗族是海南垂直分佈最高的民族（劉新中 2001），主要分佈在海南島五指山、黎母嶺、雅加大嶺三大山脈構成的濕潤、半濕潤地區。語言接觸的深度和廣度或許受到地形地勢的影響。

- 陳楊媚。2019。廣東吳川吉兆話參考語法。南寧：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Yangmei Chen. 2019. *Guangdong Wuchuan Jizhaohua cankao yufa*. Nanning: Guangxi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陳有濟。2019。海南儋州話研究。儋州：儋州市文化館。Youji Chen. 2019. *Hainan Danzhouhua Yanjiu*. Danzhou: Danzhoushi Wenhua guan.
- 戴由武、戴漢輝（主編）。1994。電白方言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Youwu Dai & Hanhui Dai (eds.). 1994. *Dianbai Fangyanzhi*. Guangzhou: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
- 鄧思穎。2010。形式漢語句法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Sze-Wing Tang. 2010. *Xingshi Hanyu Jufaxue*.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董秀芳。1998。述補帶賓句式中的韻律制約。語言研究 1。55–62。Xiufang Dong. 1998. Shubu dai bin jushi zhong de yunlü zhiyue. *Yuyan Yanjiu* 1. 55–62.
- 符昌忠。1996。海南村話。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Changzhong Fu. 1996. *Hainan Cunhua*. Guangzhou: Huanan Ligong Daxue Chubanshe.
- 符昌忠。2015。哥隆語那門語簡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Changzhong Fu. 2015. *Gelongyu Nadouyu Jianzhi*.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郭必之。2010a。語言接觸的兩種類型——以桂中地區諸語言述補結構帶賓語的語序為例。見潘悟雲、沈鍾偉（主編），研究之樂——慶祝王士元先生七十五壽辰學術論文集，143–154。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Bit-chee Kwok. 2010a. Yuyan jiechu de liangzhong leixing: Yi Guizhong diqu zhu yuyan shubu jie gou dai binyu de yuxu weili. In Wuyun Pan & Zhongwei Shen (eds.), *Yanjiu zhi Le: Qingzhu Wang Shiyuan Xiansheng Qishiwu Shouchen Xueshu Lunwenji*, 143–154.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 郭必之。2010b。語言接觸中的語法變化：論南寧粵語“述語＋賓語＋補語”結構的來源。見張洪年、張雙慶（主編），歷時演變與語言接觸——中國東南方言，201–21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Bit-chee Kwok. 2010b. Yuyan jiechu zhong de yufa bianhua: Lun Nanning Yueyu “shuyu + binyu + buyu” jie gou de lai yuan. In Hung-nin Samuel Cheung & Song-hing Chang (eds.), *Lishi Yanbian yu Yuyan Jiechu: Zhongguo Dongnan Fangyan*, 201–216.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 黃伯榮。2018。廣東陽江方言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Borong Huang. 2018. *Guangdong Yangjiang Fangyan Yanjiu*. Guangzhou: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
- 黃伯榮、廖序東（主編）。2017。現代漢語（下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Borong Huang, Xudong Liao et al. (eds.). 2017. *Xiandai Hanyu, xiace*. Beijing: Gaodeng Jiaoyu Chubanshe.
- 黃美霞。2024。廉江客家方言持續義助詞研究。保定：河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Meixia Huang. 2024. *Lianjiang Kejia fangyan chixuyi zhuci yanjiu*. Baoding: Hebei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蔣紹愚。2012。漢語詞彙語法史論文續集。北京：商務印書館。Shaoyu Jiang. 2012. *Hanyu Cihui Yufashi Lunwen Xuj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金健、施其生。2025。海南陵水蛋家話研究。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Jian Jin & Qisheng Shi. 2025. *Hainan Lingshui Danjiahua Yanjiu*. Guangzhou: Shijie Tushu Chubanshe.
- 李惠琦。2017。海南閩語與黎語之語法共通性——以結果補語為例。見林倫倫（主編），第十四屆閩方言學術論文集，300–304。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Hui-chi Lee. 2017. Hainan Minyu yu Liyu zhi yufa gongtongxing: Yi jieguo buyu weili. In Lunlun Lin et al. (eds.), *Dishisi Jie Min Fangyan Xueshu Lunwenji*, 300–304. Guangzhou: Shijie Tushu Chubanshe.



- 李錦芳、吳艷。2022。論吉兆話的系屬地位。民族語文 6。11–25。Jinfang Li & Yan Wu. 2022. Lun Jizhaohua de xishu diwei. *Minzu Yuwen* 6. 11–25.
- 李如龍。1997。泉州方言的動詞謂語句。見李如龍、張雙慶（編），動詞謂語句，121–135。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Rulong Li. 1997. Quanzhou fangyan de dongci weiyuju. In Rulong Li & Song-hing Chang (eds.), *Dongci Weiyuju*, 121–135.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 李永。2003。“一個動詞核心”的句法限制與動詞的語法化。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53–56。Yong Li. 2003. “Yige dongci hexin” de jufa xianzhi yu dongci de yufahua. *Henan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3. 53–56.
- 李玥。2020。桂南平話動結式述補結構研究。南寧：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Yue Li. 2020. *Guinan Pinghua dongjieshi shubu jieyou yanjiu*. Nanning: Guangxi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李雲兵。2008。中國南方民族語言語序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Yunbing Li. 2008. *Zhongguo Nanfang Minzu Yuyan Yuxu Leixing Yanjiu*.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 梁敏、張均如。1997。臨高語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Min Liang & Junru Zhang. 1997. *Lingao Yu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Yuandong Chubanshe.
- 林華勇、劉玲。2021。貴港客家話“去”的功能及語言接觸問題。民族語文 3。38–49。Huayong Lin & Ling Liu. 2021. Guigang Kejiahua “qu” de gongneng ji yuyan jiechu wenti. *Minzu Yuwen* 3. 38–49.
- 劉丹青。1994。唯補詞初探。漢語學習 3。23–27。Danqing Liu. 1994. Weibuci chutan. *Hanyu Xuexi* 3. 23–27.
- 劉丹青。2011。漢語史語法類型特點在現代方言中的存廢。語言教學與研究 4。28–38。Danqing Liu. 2011. Hanyushi yufa leixing tedian zai xiandai fangyan zhong de cunfe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4. 28–38.
- 劉丹青。2017。漢語動補式和連動式的庫藏裂變。語言教學與研究 2。1–16。Danqing Liu. 2017. Hanyu dongbushi he liandongshi de kucang liebian.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2. 1–16.
- 劉劍三。2009。臨高語話語材料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Jiansan Liu. 2009. *Lingao Yu Huayu Cailiaoji*.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 劉新中。2001。海南島的語言與方言。方言 1。45–52。Xinzhong Liu. 2001. Hainandao de yuyan yu fangyan. *Fangyan* 1. 45–52.
- 劉新中。2006。海南閩語的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Xinzhong Liu. 2006. *Hainan Minyu de Yuyin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劉新中。2023。海南東方付馬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Xinzhong Liu. 2023. *Hainan Dongfang Fumahua*.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毛宗武、蒙朝吉、鄭宗澤。1982。瑤族語言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Zongwu Mao, Chaoji Meng & Zongze Zheng. 1982. *Yaozu Yuyan Jianzhi*. Beijing: Minzu Chubanshe.
- 梅祖麟。1991。從漢語的“動、殺”“動、死”來看動補結構的發展——兼論中古時期起詞的施受關係的中立化。見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十六輯），112–136。北京：商務印書館。Tsu-lin Mei. 1991. Cong Hanyu de “dong, sha”, “dong, si” lai kan dongbu jieyou de fazhan: Jianlun zhonggu shiqi qi ci de shishou guanxi de zhonglihua. In Beijing Daxue Zhongwenxi *Yuyanxue Luncong* Bianweihui (ed.), *Yuyanxue Luncong*, dishiliu ji, 112–136.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歐陽覺亞、江荻、鄒嘉彥。2019。三亞邁話調查報告。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Jueya Ouyang, Di Jiang & Benjamin K. Tsou. 2019. *Sanya Maihua Diaocha Baogao*.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 錢莫香。2002。海南屯昌閩語語法研究。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Dianxiang Qian. 2002. *Hainan Tunchang Minyu Yufa Yanjiu*. Kunming: Yunnan Daxue Chubanshe.
- 錢志安、鄒嘉彥。2006。從海南島三亞邁話探索粵語“動-補”結構的發展。第十四屆國際中國語言學年會暨第十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聯合會議，“中研院”，5月25–28日。Andy Chi-on Chin & Benjamin K. Tsou. 2006. Cong Hainandao Sanya Maihua tansuo Yueyu “dong-bu” jiegou de fazhan. Dishisi Jie Guoji Zhongguo Yuyanxue Nianhui ji Dishi Jie Zhongguo Jingnei Yuyan ji Yuyanxue Guoji Yantaohui Lianhe Huiyi, “Zhongyangyuan”, 25–28 May.
- 覃東生。2011。賓陽話的述補結構和體標記。百色學院學報2。68–72。Dongsheng Qin. 2011. Binyanghua de shubu jiegou he tibiaoji. *Baise Xueyuan Xuebao* 2. 68–72.
- 沈冰。2021。海口方言的有定“量名”結構。澳門語言學刊1。70–79。Bing Shen. 2021. Haikou fangyan de youding “liang ming” jiegou. *Aomen Yuyan Xuekan* 1. 70–79.
- 沈冰。2022。接觸視角下的海口方言多功能語法形式。廣州：中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Bing Shen. 2022. *Jiechu shijiao xia de Haikou fangyan duogongneng yufa xingshi*. Guangzhou: Zhongsh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盛益民、朱佳蕾。2020。浙江紹興方言隔開式動補結構的句法表現與語義限制。方言3。311–320。Yimin Sheng & Jialei Zhu. 2020. Zhejiang Shaoxing fangyan gekaishi dongbu jiegou de jufa biao xian yu yuyi xianzhi. *Fangyan* 3. 311–320.
- 勝間田義久。1939。日海語集成。臺北：竹腰商店。Yoshihisa Katsumata. 1939. *Rihaiyu Jicheng*. Taipei: Zhuyao Shangdian.
- 施春宏。2008。漢語動結式的句法語義研究。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Chunhong Shi. 2008. *Hanyu Dongjieshi de Jufa Yuyi Yanjiu*.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 施其生。1997。汕頭方言的動詞謂語句。見李如龍、張雙慶（編），動詞謂語句，136–152。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Qisheng Shi. 1997. Shantou fangyan de dongci weiyuju. In Rulong Li & Song-hing Chang (eds.), *Dongci Weiyuju*, 136–152.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 石村廣。2018。漢語南方方言的動賓補語序——兼談與壯侗語的語言接觸問題。見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編），語言研究集刊（第二十輯），193–210, 377–378。Hiroshi Ishimura. 2018. Hanyu nanfang fangyan de dong bin bu yuxu: Jiantan yu Zhuangdongyu de yuyan jiechu wenti. In Fudan Daxue Hanyuyan Wenzhi Xueke *Yuyan Yanjiu Jikan* Bianweihui (ed.), *Yuyan Yanjiu Jikan*, di'ershi ji. 193–210, 377–378.
- 石毓智。2010。漢語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Yuzhi Shi. 2010. *Hanyu Yufa*.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臺灣南方協會（編）。1941。海南島語會話。東京：三省堂。Taiwan Nanfang Xiehui (ed.). 1941. *Hainan Daoyu Huihua*. Dongjing: Sanshengtang.
- 田祥勝、陳保亞。2019。海南三亞回輝語。北京：商務印書館。Xiangsheng Tian & Baoya Chen. 2019. *Hainan Sanya Huihuiy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王力。1958。漢語史稿（合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Li Wang. 1958. *Hanyushi Gao*, heding be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吳福祥。1998。重談“動+了+賓”格式的來源和完成體助詞“了”的產生。中國語文 6。452–462。Fuxiang Wu. 1998. Chongtan “dong + le + bin” geshi de lai yuan he wanchengti zhuci “le” de chansheng. *Zhongguo Yuwen* 6. 452–462.
- 吳福祥。1999。試論現代漢語述補結構的來源。見江藍生、侯精一（編），漢語現狀與歷史的研究——首屆漢語語言學國際研討會文集，317–34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Fuxiang Wu. 1999. Shilun xiandai Hanyu shubu jigou de lai yuan. In Lansheng Jiang & Jingyi Hou (eds.), *Hanyu Xianzhuang yu Lishi de Yanjiu: Shoujie Hanyu Yuyanxue Guoji Yantaohui Wenji*, 317–345.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 吳福祥。2009。南方民族語言動賓補語序的演變和變異。見南開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化學院（編），南開語言學刊 2。59–73, 179。Fuxiang Wu. 2009. Nanfang minzu yuyan dong bin bu yuxu de yanbian he bianyi. In Nankai Daxue Wenxueyuan & Hanyuyan Wenhua Xueyuan (eds.), *Nankai Yuyanxue Kan* 2. 59–73, 179.
- 辛世彪。2013。海南閩語比較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Shibiao Xin. 2013. *Hainan Minyu Bijiao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徐烈炯、邵敬敏。1998。上海方言語法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Liejiong Xu & Jingmin Shao. 1998. *Shanghai Fangyan Yufa Yanjiu*.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楊望龍、史文磊。2022。瓊海話“去”的多功能用法及其語法化——兼及對語法複製理論的思考。見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言學論叢》編輯部（編），語言學論叢 2。92–110。Wanglong Yang & Wenlei Shi. 2022. Qionghaihua “qu” de duogongneng yongfa ji qi yufahua: Jianji dui yufa fuzhi lilun de sikao. In Beijing Daxue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Zhongxin *Yuyanxue Luncong* Bianjibu (ed.), *Yuyanxue Luncong* 2. 92–110.
- 苑中樹。1994。黎語語法綱要。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Zhongshu Yuan. 1994. *Liyu Yufa Gangyao*.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 曾仁山。2011。廣西平南平田村閩語研究。南寧：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Renshan Zeng. 2011. *Guangxi Pingnan Pingtiancun Minyu yanjiu*. Nanning: Guangxi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 曾綉薇。2024。語言接觸視角下的海南閩語語序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學位論文。Xiuwei Zeng. 2024. *Yuyan jiechu shijiaoxia de Hainan Minyu yuxu yanjiu*.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 張伯江。1999。現代漢語的雙及物結構式。中國語文 3。175–184。Bojiang Zhang. 1999. Xiandai Hanyu de shuangjiwu jigoushi. *Zhongguo Yuwen* 3. 175–184.
- 鄭貽青。1997。回輝話研究。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Yiqing Zheng. 1997. *Huihuihua Yanjiu*. Shanghai: Shanghai Yuandong Chubanshe.
-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Dexi Zhu. 1982. *Yufa Jiangy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Robert M. W. Dixon (eds.). 2001.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spelmath, Martin. 2016. The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concept and cross-linguistic generaliza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3). 291–319.
- Jeremiassen, C. C. 1899. *Mô-si doa-it tu Sâg-si-kì: Ku-iok Hâi-nâm Bâh-oe*. London: Gilbert & Bivington, Ltd.

- Lee, Hui-chi. 2016. Hainan Min resultative structures.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9. 67–82.
- Thomason, Sarah G.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Yue-Hashimoto, Anne. 1985. *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 A study of its phonological, lexical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Hong Kong: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of the VOC Construction in the Haikou Min Dialect

Bing Shenⁱ and Huayong Linⁱⁱ

Shenzhen Polytechnic Universityⁱ, Sun Yat-sen Universityⁱⁱ

Abstract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the Haikou Min dialect predominantly adopts the “Verb-Object-Complement (VOC)” pattern, which significantly differs from Mandarin and most of the other Chinese dialects.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n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the applied range, and the nature of this construc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VOC construction in the Haikou Min imposes relatively few restrictions on the object and allows flexible expression of modality, a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is under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a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to a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on a continuum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rough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alysi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VOC construction in the Haikou Min bears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to that of the neighbouring Kam-Tai languages such as Lingao. Moreover, it is widely distributed across multiple languages/dialects on the Hainan Island, having become an areal grammatical featur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VOC construction in the Haikou Min dialect mainly derives from intense language contact with the Lingao language. The prevalence of the VOC construction in the Hainan region is a result of feature diffusion induced by language contact, rather than a simple retention of the split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Archaic Chinese.

Keywords

Haikou Min dialect,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VOC, language contact

通訊地址：深圳 南山區 深圳職業技術大學 職業技術教育學院（沈冰）

廣州 海珠區 中山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林華勇）

電郵地址：shenbiang@sina.com（沈冰）

linhuay@mail.sysu.edu.cn（林華勇）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7月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12月5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12月2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3月4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4月30日